

巴尔扎克选集

# 公务员

UNE PAGE IMPRIMÉE, CORRIGÉE PAR BALZAC  
Giraudon



18357



巴尔扎克选集

1565.44  
B009

公 务 员

BAERZHAKE XUANJI



资 中 翻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VII

---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ï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7.

公 务 员  
Gong Wu Yuan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7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9}{16}$  插页10  
1989年9月北京第1版 1989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400

---

ISBN 7-02-000808-9/I·809 定价 5.20 元

## 译 本 序

不朽的著作之所以不朽，在于它虽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民族，却能超越时间和空间，保持经久的魅力，使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受到启示和感染，从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公务员》可以称得起是这样一部著作。比之早在我国脍炙人口的名著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它也毫不逊色。这部作品以官僚体制这个至今折磨着人类文明社会的怪物作为剖析的对象，单凭这一选题就显示出作者作为现实主义大师的独到眼力。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个政府部门的司长病逝，从而位子出缺；围绕着司里两个处长谁来补缺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夺。最后，书中的主人公，正直、能干、效忠国家而又深孚众望的拉布丹，因致力于改革政府机构而落得身败名裂，被迫辞职。另一个处长包杜阿耶不学无术，昏庸无能，是大家所公认的蠢才，却被提升为司长，而且授以勋章。通过这场斗争，巴尔扎克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以十九世纪法国社会为背景的巴黎官场风俗画，也是一部辛辣无情的官场现形记。这里有卖官鬻爵、尔虞我诈的腐败的官僚政治、

FNS/65

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查理十世复辟王朝时期的种种弊端得到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因此，作者把本篇归入《人间喜剧》“风俗研究”部分的“巴黎生活场景”。①

巴尔扎克以他特有的夹叙夹议笔法，深刻揭示出一个庞大、臃肿、“为庸人所创造，取悦于庸人”的官僚体制。在那里，“只有懒汉、低能儿或小人才有立足之地”，正直的人很难摧眉折腰忍受下去。这种地方，一部分人才高位卑，一部分人尸位素餐，不知浪费和摧残了多少才华，“逼得聪明人玩世不恭，天才走向绝望，勇敢的人心灰意懒”。甚至看门的杂役都劝告新来的年轻人不要那么卖力气，因为“那是绝对爬不上去的”。这个庞大的官僚体制，“象一块沉重的幕布横在要做的事和能够下令去做的人中间”。一份促进生产的兴修水利计划可以在卷宗里躺上七年；“报告尽管写得漂亮，法国却濒于破产了。”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制度使“权与能分家”，“一个国家似乎不会由于一个有才华的公务员让位于庸才而立即受到亡国的威胁，……但长此以往，国家会逐步衰亡。”

但是，自上到下已经有这么多庸人的切身利害同这官僚体制联系在一起。他们从大臣到小公务员都是这个制度的寄生虫：一个大臣“经过十多年的议会斗争，在过筛子一样反复审查政策的过程中受尽折磨之后”，终于被某一派封为大臣时，已经是近六十的人了，早就在进退浮沉之中弄得身心交

---

① 巴尔扎克把《人间喜剧》分为“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三部分，“风俗研究”部分又分为“巴黎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私人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和“军旅生活场景”。

瘁。他每天要调和各种利害关系，应付各种阴谋诡计，于是练就了一套遇到困难就搪塞过去的本领，“习惯于断断诡辩，而不是明辨是非”。下面的各级公务员则不论原来是诗人、画家、或是行政干才，也不论当初有过多大的抱负，一旦卷进这官僚机器，渐渐地，热情、意志和希望就统统被磨掉了。他们终于成为一群“侏儒”，胸无大志的井底之蛙，每天在死气沉沉的小天地里蝇营狗苟，为保住自己的饭碗，或者为在有可能时再挤上一层台阶而挣扎。所有这些人，不论其本身地位如何，共同形成一股因循守旧、反对一切改革的力量。如果一位有识之士敢于指出弊端之所在，想要进行某些改革，首先是不为人所理解，而且必然要威胁一些人的“存在”，也就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书中的主人公拉布丹的悲剧就在于此。他不该具备与公务员的卑微地位不相称的胆识。他和包杜阿耶的优劣愈是昭然若揭，两个人的结局就愈显示出官场的不平。作者还借一名玩世不恭，惯于冷嘲热讽的公务员毕西沃之口，说明这不是偶然现象。毕西沃正是因为了解到这两个人的人品高下，才把宝押在包杜阿耶身上，而且证明是押对了。英才总是要让位于庸才，改革者总是败于守旧势力，这是官僚体制带有规律性的特点。拉布丹最后被迫辞职的时候，辛酸地悟出一点道理来：他的全部错误就在于自以为会对国家有点用处而竭力效忠。当他下决心弃官经商时，忽然感到象丢掉了一副枷锁，天地都开阔起来。在他走后，许多公务员也纷纷离去。尾声是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之后，昔日车水马龙的衙门已几易其主，只有当年留下来的两个杂役在那里慨叹今不如昔。查理十

世的反动王朝终于树倒猢狲散了。

巴尔扎克自称充当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的书记官”，但是他的作品的意义远不止此。诚然，他所写的官僚体制和公务员是十九世纪法国所特有的，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民族特点，这些公务员同契诃夫或果戈理笔下沙俄政府的小吏有不同的气质，那官场世态也各有千秋。但是，从衙门里腐朽的习俗、无聊懒散的气氛、上面的昏庸和下面的怠惰，以及一群庸庸碌碌的小人物的精神状态中，却可以看到某种共性。推而广之，凡有官僚体制之处，总有某种现象、某种弊病、某种性格，使人感到似曾相识。还可以信手举一个例子：书中以不多的笔墨对大臣的专职秘书作了一番描述：那种在部里优越于其他公务员的地位，那种工作效率极高而又不表露任何创见的独特才能，那种只为一个人服务，必须承受一切而不允许稍露头角的处境，不能不使人钦佩作者深刻的观察力和惊人的概括力。

就整个官僚机构而言，巴尔扎克以生动的形象所揭示的现实刚好可以同马克思从理论上的概述互相印证：

既然官僚机构就实质而言是“作为形式主义的国家”，那么就目的而言它也是这样。于是，国家的现实目的对官僚机构来说就成了反国家的目的。官僚精神就是“形式的国家精神”。……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的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依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

……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个人的目的，变

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sup>①</sup>

那么，官僚体制究竟是从何时开始，于何时为烈，是何种政治制度的产物，又如何才能消灭呢？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们尽可以去探讨、争论。巴尔扎克则认定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议会制度的产物。在他看来，过去那种国王大权独揽的君主专制制度要简便得多，因而也优越得多。这就是后世批评家经常指出的，巴尔扎克的伟大现实主义和保王派立场的矛盾。他痛感拿破仑失败后法国的衰败，“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成为泡影，留下的是庞大的赤字、沉重的赋税和尾大不掉的官僚机构，因而也时时流露出在当时法国人民中普遍存在的对拿破仑的追念。但是他更缅怀的还是路易十三、十四时期的封建王朝。他看透了资产阶级的残酷、虚伪和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他对那个社会中金钱威力的描述简直可以为《共产党宣言》作插图和注脚。可是他却一味向往自己所未曾经历过的王朝，向往那灿烂辉煌的气派、人才辈出的盛世，而忽视了它反动、黑暗的一面。他对查理十世的统治失望之余，却归罪于王室权力太小，处处受议会的掣肘。他一方面为社会的种种不平而愤慨，另一方面又对一个门房的儿子同贵族后裔平起平坐大加非议。所以他发了许多切中时弊的精辟议论，却开不出象样的药方，他的政见常是混乱而自相矛盾的。尽管如此，归根结底，他的现实主义还是战胜了他的偏见，他没有

---

<sup>①</sup>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2页。  
重点号是原有的。

按照自己的好恶来安排书中人物的命运，而是听任他们按照社会的客观规律而浮沉。正如马克思所说：“伟大的作家是能够具有驾凌于他们自觉信念和态度之上的见识的。”①

巴尔扎克是以写人物见长的。古往今来多少优秀的文学作品激荡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往往不是由于曲折离奇的情节，而是由于那栩栩如生、性格鲜明而又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人间喜剧》更是一次自觉的、空前规模的塑造人物的伟大创举。作者在总序中说，他是从动物学家那里得到启发的。他说：

……在这方面，社会和大自然有相似之处。由于人活动的环境不同，社会造就了各种类别的人，其种类之多，不也和动物一样吗？士兵、工人、政府官员、律师、二流子、科学家、政治家、商人、水手、诗人、穷光蛋、传教士之间的区别，尽管更难掌握一些，决不亚于狼、狮、驴、乌鸦、鲨鱼、海豹、母羊等等之间的区别。因此，社会的分类和动物界的分类一样，过去存在，将来永远会存在下去。既然布丰②可以写出这样一部表现整个动物界的辉煌巨著，那么，不也可以照样写一部表现社会的作品么？

他接着指出，人和动物一样，都是在互相搏斗中求生存。但是由于人的智慧远远超过动物，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比动物要复杂得多，因此写人物必须与生活相联系，而生活又离不开

---

① 柏拉威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中译本第 429 页。

② 布丰(Buffon, 1707—1788)，法国著名博物学家和作家，以文体优美著称，著有《自然史》等。

整个社会风俗。所以写“人、生活和风俗”，就成为《人间喜剧》的创作宗旨。

这真可以说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事实上，那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的确显示了作者塑造人物的非凡天才。那里面人物数量之多，社会面之广，时代感之强，形象之生动，典型意义之深刻，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从整体上讲，很少能与之匹敌的。

《公务员》的写法别开生面。象一出戏，场景不多，角色却极多。不论是主角、配角、跑龙套，每一个人出场时都有一番描写，或繁或简，或浓或淡，都能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每一个角色的性格、言谈举止和装束都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他（或她）的身世和社会地位。待全部人物一一登场表演完毕，读者——也可以说是观众——好象结交了许多新相识，随时回味，声音笑貌都历历在目。

在众多的人物中，塞莱斯蒂娜·拉布丹夫人是写得特别成功的一个。（本篇初稿原名《高超的女人》，就是指拉布丹夫人）她聪明，美丽，才华出众，虽然出身不是贵族，但受过最完备的名门闺秀的教育，具备作贵妇人的一切条件。她心比天高，渴望厕身于社会最上层，甚至出入宫廷；然而时运不济，偏偏嫁给了除去区区处长职务之外一无所有的拉布丹。于是她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为改变自己的地位——也就是丈夫的地位——而奋斗。作者对这个人物用的是工笔画的笔触。首先为她的出场作了别具匠心的铺垫，刻意渲染她家里的排场和布置，点出那环境处处显示出女主人内在的“高贵气质”，

处处散发着“娴雅和美焕”，甚至用散文诗的排笔这样描绘她的沙龙：

象……秀丽的小湖。湖面如镜。有小岛宛在水中央。妩媚多姿而不失其质朴；妆点整齐而不掩其天然。虽有丛丛绿树作伴，参差掩映，却仍不免孤寂之感。环湖四岸，既经垦殖而又野趣盎然。外面辉煌而热闹，内里极尽人间的和谐、优美。

拉布丹夫人就这样令人神往的背景衬托下，“淡妆素抹，带着艺术家所欣赏的本色出场了”。至此，读者仿佛见到了布景优美的舞台上光艳照人的女主角出台亮相，禁不住要喝采。接着作者一次又一次对她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以至发型、服饰，以欣赏的笔调，作了极其细腻的描述。使人感到，作者本人也情不自禁地为这位美丽的夫人而倾倒。但是，对于裹在这超凡脱俗的仪表下面的最庸俗的虚荣心，作者笔下可毫不留情。他同样细致入微地写出了这女人灵魂深处的强烈欲望；她用尽聪明才智，目的无非是争取丈夫升官发财，第一步先抢到司长的位子，年收入增加到一万二千法郎；然后再设法在自己的姓氏前面加上贵族的头衔。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要使自己的沙龙和另一位夫人的沙龙一争高低，尽管那个女人品行不端，为她所不齿；还有能坐上华丽的马车同当时新旧贵族的夫人们并驾同游而已。她为达此目的所用的手段，就更不“高雅”了：她不惜卖弄风骚，跟那面目可憎、品德卑劣的秘书长德·吕卜克斯调情，还进而设法去勾引大臣！书中在形容她为了赴大臣家里举行的小聚会而精心打扮自己时，用了这样一句话：“从来还没有一个妓女象这个正经女人

那样在自己身上下这么大的功夫”！这句尖刻的评语不仅刺透了拉布丹夫人的灵魂，也揭穿了那些高贵雅致的沙龙里，在衣香花影，谈笑风生之间进行着的肮脏交易。很难简单地说，拉布丹夫人算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巴尔扎克对她充满了欣赏和同情，同时又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剖析。他对她的怀才不遇无限惋惜；同时又毫不手软地让她在现实生活中一败涂地。更重要的是，他使读者意识到，拉布丹夫人的行为并不是出自她特有的品质；相反，却是在当时上流社会的妇女中司空见惯的。她还自以为比别人高出一筹，因为她毕竟还忠于她丈夫，并没有真的委身于人，没有象其他公务员的妻子那样，“做一些可耻的交易以补薪给之不足”。再说，那些男人也不见得更高尚些，她对他们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这样，小说象剥笋一样，层层剥开了当时法国政界的冠冕堂皇的外衣，揭示出它寡廉鲜耻的内幕。

拉布丹夫人机关算尽，最后还是失败了。击败她的对手是一个她没有见过，也决不屑一顾的小市民女人——包杜阿耶的妻子伊莎贝尔。她在每一点上都和拉布丹夫人是两个极端：形容猥琐，从小担负着沉重的家务，既没有受过象样的教育，也没有见过世面；一生只看过一次戏，还不会欣赏。她家的寒酸、吝啬也同拉布丹家的阔绰、豪华形成鲜明的对照。拉布丹家经常高朋满座，都是经过夫人精心挑选的贵胄、名流；而包杜阿耶家的座上客只不过是为数有限的几个小市民，其中一个本堂神甫就算是学识最高深而为他们崇拜备至的了。然而，真正的力量和智慧却在包杜阿耶家。因为拉布丹家实

际上负债累累，而包杜阿耶家却有余钱放债，家道蒸蒸日上。塞莱斯蒂娜自以为见识高超，却对真正才能出众的丈夫很不知音；伊莎贝尔尽管对包杜阿耶百依百顺，心里却比谁都明白他是个蠢货。两个人都为丈夫的晋升而费尽心机，都在那个掌握他们命运的关键人物德·吕卜克斯身上下功夫。塞莱斯蒂娜运用的是自己的美貌、魅力和交际手腕，确也使得对方一时间为之神魂颠倒；伊莎贝尔使用的则是冷冰冰计算出来的利害关系和金钱的力量。这两个女人斗法的胜负是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的。作者通过高利贷者羊腿子之口一语道破了真谛：“和往常一样，胜利总是属于金币的”。

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本篇中代表着金钱的力量。巴尔扎克另有著作专写高布赛克其人。这里对这个人物着墨不多，但是简单的几笔已足以勾画出一个贪婪、狠毒、心地象金币一样硬而冷的、杀人不见血的老守财奴形象。连他的签名都象一张血盆大口：“贪得无厌，永远张着，抓住一切，吞噬一切”。一张有这个签名的纸条，可以使那掌握着部里多少公务员命运的不可一世的德·吕卜克斯俯首听命。其威力之大，可想而知。除了高布赛克之外，忒弥斯咖啡馆里还聚集着一群同类型的老守财奴。他们脸上“道道皱纹里都好象刻着百分之三十的贴现率”，他们好奇的眼光都象“饿虎扑食”一般；他们的脑袋晃动一下，会使人“感到好象听见了没上油的机器的嘎嘎声”。如果不是作者本人吃尽了高利贷者的苦头，深感切肤之痛，是怎么也想不出这样入木三分的比喻的。

部里的秘书长德·吕卜克斯是巴尔扎克笔下纯反面人物

中写得很出色的一个。他对这个人物深恶痛绝，以最强烈的蔑视和厌恶予以无情地鞭挞、尽情地挖苦，把他从外表到灵魂深处的丑恶、阴险、卑鄙、狡诈，以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领，描绘得淋漓尽致。他用了种种不堪的比喻来形容此人：畜生中的爬虫类、昆虫中的苍蝇、寓言中让别个为自己火中取栗的猴子、听候猎人召唤的猎狗，以及善解人意而又曲意逢迎的管家婆、老于应付嫖客的妓女，等等。此人一方面神通广大，权势炙手可热；另一方面，地位岌岌可危，象一块腐烂的木板。但是他靠了种种卑鄙的手段，毕竟还能得逞于一时。故事结尾时他梦寐以求的议员位子已经在望。这样一个毫无操守，没有任何政治原则的人同样是时代的产物。他是拿破仑失败后，法国政权更迭频繁，政局动荡，在新旧交替时各种势力互相倾轧、社会价值标准混乱的空隙中应运而生的人物。通过他这样一个人物的发迹，暴露了整个官僚体制的堕落、腐朽和社会的不公。作者深刻地指出，这种坏事做尽的人物，却是法律和道德都管不到的。于是，揭露这种人物的任务就落到了象他这样的“喜剧诗人”身上。可以说，巴尔扎克是在自觉地完成自己所意识到的历史使命。

除了几个突出的主要人物外，本篇还出现了大量的公务员的群像。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这一个”截然不同于“那一个”。其外貌、衣着、举止、习惯，也都五花八门，连两个略微相似的人也找不出来。但是他们又都有着无可否认的共性，都是一望而知的公务员，有着共同的处境和命运。这种艺术手法，有些象我国一些历史古城中著名的罗汉堂：庙里几百

尊罗汉千姿百态，没有两个是重样的，但他们又都确凿无误地是人们心目中的罗汉，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所不同的是，巴尔扎克手下是一群有血、有肉、有灵魂、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这样的大手笔是非有极深的功力所不能至的。

巴尔扎克五十年坎坷的一生中，阅历极广，涉世极深。这一点，作为作家，也算是得天独厚了。他的作品的感染力最终来源于他深厚的生活基础。否则，纵有生花妙笔，恐怕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很早就立志写作，对自己的才能深信不疑，曾借一篇小说的青年主人公之口表达这样的雄心：

我握着罗盘，站在俯瞰大洋的百尺岩石之巅，惊涛拍浪，象千万匹白马奔腾。我心中规划着自己的未来，把一部部文学作品来填满那蓝图，就象一个测绘员在荒原上设计着一座座宫殿和城堡。①

他的确成功了。许多宫殿城堡已成颓垣败壁，而巴尔扎克用来铺满他人生道路的文学作品却经受了历史风雨的考验，至今生命之树长青。

最后，应当说明，巴尔扎克的作品很少是供消遣之作。《公务员》更加不是。它不是以引人入胜的情节使人爱不忍释，相反，有时那离开情节主线的冗长议论、对人物或景物过细的描写以及大量的旁征博引，会使人读来感到吃力，甚至枯燥。小孩子看小说（其实大人也在所不免）往往急于知道情节的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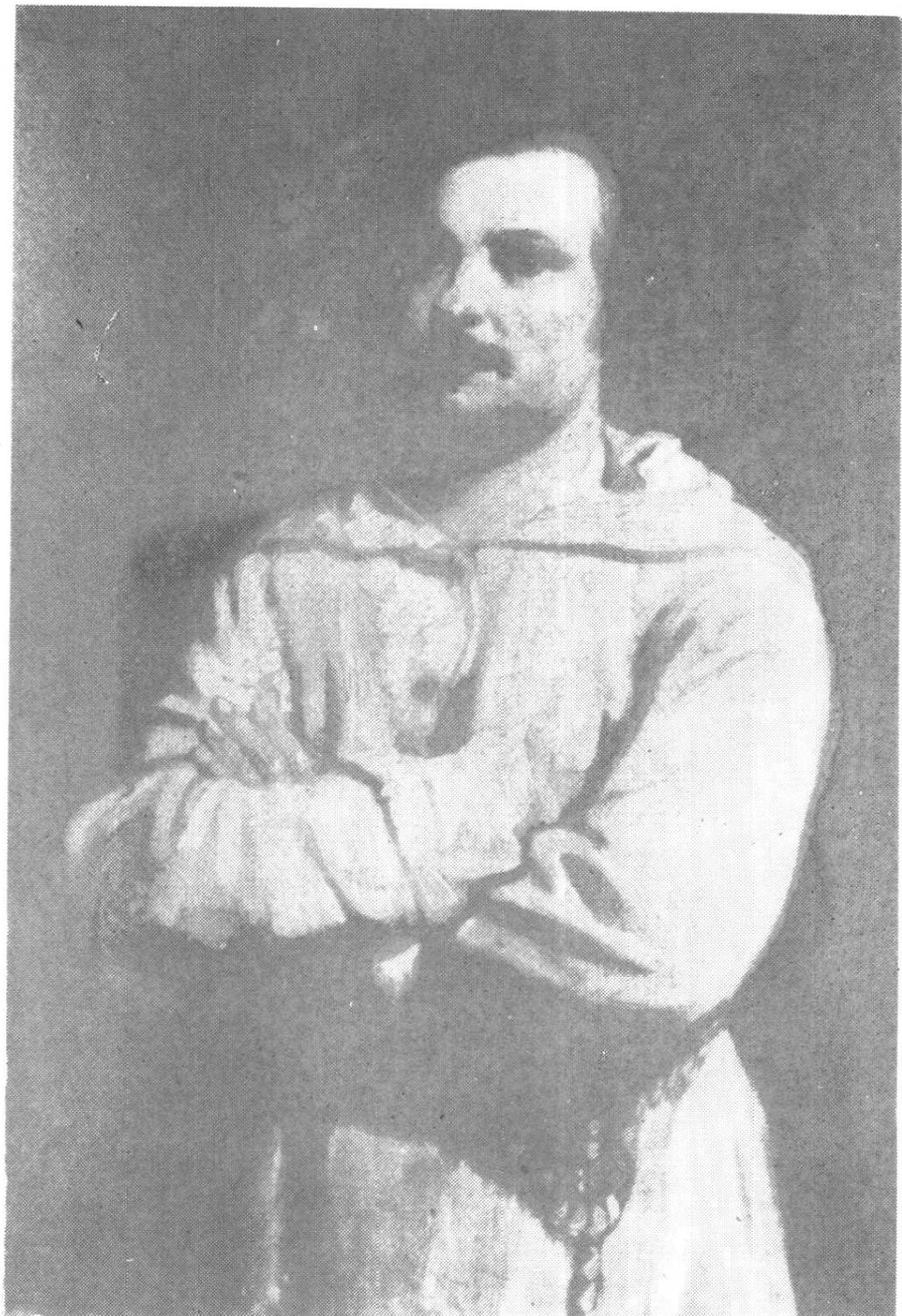
---

① 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海滨惨剧》中路易·朗贝尔语。

展，遇到大段的议论或描写就跳过去。如果对巴尔扎克的作品也采取这种读法，那就是“买椟还珠”所得无几了。读这类作品决不象吃冰淇淋那样清凉快意；毋宁象是嚼橄榄，初尝多嫌苦涩，仔细品去，自会感受到其味无穷。它也不是那秀丽明媚的青山绿水，使人置身其中顿觉心旷神怡；却更象怪石嶙峋，道路崎岖的山岗，如果你不怕艰难，肯去攀缘，就会领略峰峦叠秀，风光无限。再下功夫去挖掘，还会采撷到奇珍异宝。诚然，读这类书不会使人轻松愉快，却每每发人深思。巴尔扎克把《人间喜剧》各篇都称为“研究”，意在请读者同他一起去研究，去思考。一遍一遍地读下去，你不仅会为作者对世态、对人的灵魂挖掘之深而心折，而且还会惊奇地发现：一百五十的距离是多么的短，人类，毕竟还年轻得很！

译 者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作 者 像